

# 陳若天文集

## 文集

- 金絲籠(三幕劇)  
藥(獨幕劇)  
桐子落(獨幕劇)  
章斐君(四幕劇)  
浦口之悲劇(獨幕劇)  
幸福的欄杆(獨幕劇)  
骷髏的迷戀者(獨幕劇)  
有刺的玫瑰花(獨幕劇)  
鐵羅漢(獨幕劇)  
周天節(獨幕劇)  
血淚地獄風(四幕劇)  
黑旋風(通俗短劇)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
秉铖 秉章 秉鑫 资料整理

陳其南文集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楚淮文集 / 陈楚淮著. — 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  
2008.5

ISBN 978-7-308-05901-5

I . 陈… II . 陈… III . ①陈楚淮—文集 ②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IV 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4176 号

## 陈楚淮文集

秉钺 秉章 秉鑫 资料整理

---

责任编辑 葛娟 李海燕

装帧设计 陈涵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)

(E-mail: zupress@mail.hz.zj.cn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upress.com>)

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
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4.125

字 数 380 千

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05901-5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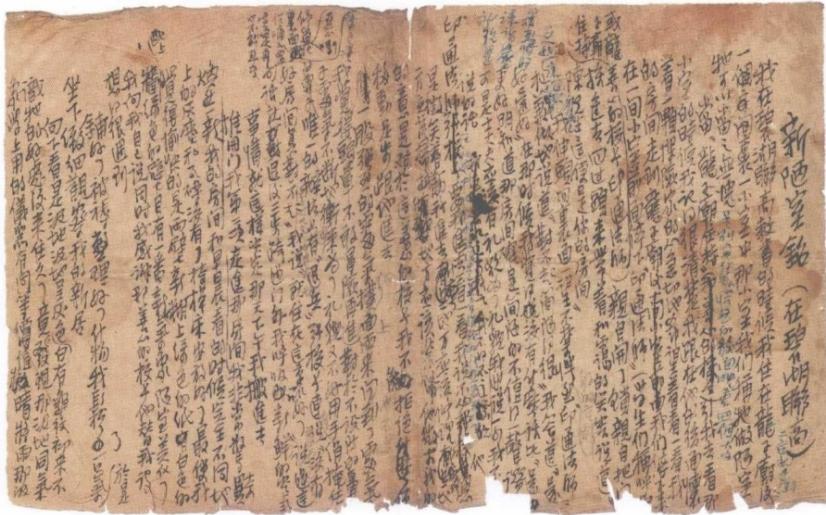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880725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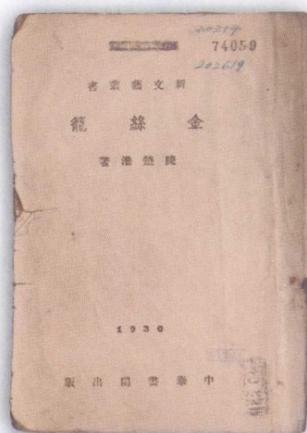
陈楚淮文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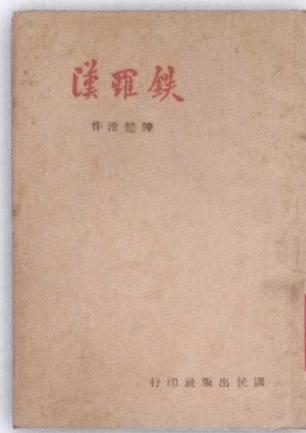
话剧《血淚地獄》手稿



散文《新陋室铭》手稿



1930年出版话剧集《金丝笼》



1942年出版话剧集《铁罗汉》



20世纪30年代《新月》杂志



抗战时期《战时中学生》杂志

谨此纪念

父亲陈楚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

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

秉钺   秉章   秉鑫

二零零七年

# 楚江有客歌兰芷 淮左无人问杏花

## 怀念我们的父亲

2008 年是父亲陈楚淮先生诞辰 100 周年，我们兄弟三人经过二十多年努力，将父亲在 20 世纪三、四十年代创作的戏剧、散文、诗歌等文学作品尽量进行收集、整理，如今终于能出版成书，完成了父亲生前多年的夙愿，也可以借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

父亲楚淮先生，字江左，1908 年出生于浙江瑞安林垟底陈。那是个近海的江南鱼米之乡，河网交织，阡陌纵横，山川秀美，民风纯朴。家靠近河潭有房屋一栋，前庭后园，环境幽静。园中有果树，其中一株柚子树，高过屋檐，年年硕果累累。

父亲幼时家境虽不富裕，尚属小康，自小天资聪慧、勤奋好学。1924 年年仅 16 岁就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预科班，中途因病休学，1926 年春复学进入大学外语系，当时的老师有闻一多、宗白华、时昭瀛、赛珍珠(Pearl Buck)等先生。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，尤其对戏剧作品更感兴趣，并与王季思、陈梦家、方玮德、陈镒、蒋绵荪等同学发起组织“香泥文社”和“樱花剧社”等文学社团，在校内组织演出世界名剧《娜拉》、《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》、田汉的《湖上的悲剧》以及他们自己编写的戏剧作品。在这期间闻一多、宗白华、徐志摩、梁实秋、洪深等先生给予了热情的关切和指导。1928 年在闻一多先生的推荐下，父亲第一次在胡适、闻一多、徐志摩等创办的《新月》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《金丝笼》。后来又在徐志摩主编的“新文艺丛刊”中出版了第一部戏剧作品集《金丝笼》。1929 年 1 月中央大学(即原先入学时的东南大学，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)毕业后，经闻一多先生介绍，先后到江苏东海中学、山东省立第一中学、山东戏剧实验学校、上海暨南大学任教。除教学外，继续写作戏剧

作品，并翻译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的作品。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旺盛期，在《新月》上发表了多幕剧和独幕剧 6 篇。《新月》杂志自创刊至停刊共出了 27 期，先后刊出 11 篇原创性话剧，父亲一人占了一半多，正因为如此，陈白尘、董健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戏剧史稿》一书称其为“三十年代剧坛崭露头角的青年剧作家”，也有人认为是“中国现代派戏剧探索的先驱”。

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，打破了平静的书斋生活，时局混乱，父亲颠沛流离转道南下，先后在江苏、浙江的一些中学和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。在此期间，父亲目睹日寇侵略，国土沦陷，山河破碎，他的戏剧创作完全改变了原先的风格，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。先后写了多部抗战题材的戏剧作品，血淚控诉日寇的残暴罪行，热情讴歌抗日志士的英勇无畏，弘扬爱国精神，激励民族正气。当时，他的《铁罗汉》、《周天节》、《血泪地狱》、《黑旋风》等抗日戏剧在浙东南一带广泛演出。

抗战胜利后，随龙泉分校迁回杭州浙大本部，仍从事大学英语教学。1946 年 7 月 15 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父亲得悉恩师遇难，悲痛万分，即在家中设灵堂祭奠老师，发祭文（已佚失）、撰挽联：“正气冲九霄，拍案而起；直声震四海，视死如归”。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。1947 年接母亲和我们从瑞安来到杭州，住大学路学校内的龙泉馆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当时官场腐败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教师薪水微薄，生活清贫。每个月拿到工资后首先是买一个月所需的大米，再尽快坐黄包车赶到羊坝头找黑市贩子换成银元，以备后半个月生活开支所需。当时生活负担重，和苏步青先生等一起到温州人办的杭州东瓯中学兼课，增加点收入以补贴家用。尽管如此，父亲专注教学，一丝不苟。晚上都要看书到浙大熄灯钟声敲响，我们才一起离开书桌。

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，浙大成了工科大学，大学外语也从英语改为俄语。学校从哈尔滨请了一批俄罗斯人担任俄语教师，大家突击学俄语。父亲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，在接待、安排俄罗斯人教学的同时，自己也学习俄语并执教俄语。60 年代初，中苏关系

## 楚江有客歌兰芷 淮左无人问杏花

发生变化，省里要求浙大办英语和德语教师培训班，父亲重新回到英语教学工作岗位，为英语师资培训花了很大的精力。他一上来就对从高中毕业保送来的学生完全用英语讲课，直接选用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教材。开始反对者不少，随后大家慢慢也能适应，为这批学生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。他们后来成为浙大和浙江省各地英语教学的骨干师资。

父亲一生悉心治学，心无旁骛，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，直到晚年，仍手不释卷，孜孜不倦。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子女，有时回杭州探亲，晚上到家，老远看见父亲房里书桌上的台灯总是亮着，桌前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埋头看书，此情此景，令我们感怀至深。

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，学生遍及海内外，许多数十年前的学生仍不远千里来看望。有的四处打听父亲的住址，得知后从国内外写信来致意问候。师生情谊，溢于言表。

我们最早看到父亲的剧作是《血泪地狱》手稿和散文《陋室铭》剪报，知道他曾经在教书同时，以写作为乐事。继而了解到他在30年代和40年代都有作品刊出，只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作品问世，解放后也曾试图从英文转译苏联的戏剧作品，可惜没有继续创作，未能延续他的剧作家的道路，但这也就避免了“文革”时期对他个人更大的冲击和灾难。1971年退休后迁居安徽合肥大哥秉钺处，直到1973年应教研室同仁的要求回到杭州，给年轻教师义务答疑，被誉为“活字典”。

当年我们曾经问过父亲，他用“阿淮”、“江左”、“蘅子”、“秋蘅”等笔名，发表了一些什么作品，由于年代久远，连他自己也无法记起在什么报刊上发表过哪些作品。王季思先生在为父亲另一部戏剧作品集《铁罗汉》作序中提到的戏剧作品《水葬》和《没有破洞的灵魂》就一直没有找到。而在报纸上发表的散文、随笔、诗作就更难收集，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期间，所发表的《风雨龙吟楼》和《陈楚淮何其多也》等作品我们几经努力都没有查到下落。

原始资料的收集大都是大哥秉钺在20世纪80、90年代进行的，他花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在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大学图



## 陈楚淮文集

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及温州、合肥等地查找有可能刊载父亲文章的报刊杂志。80年代复印机还不普及，他就是一字一字抄写，往往进了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。后来有了复印机，他不惜成本对找到的资料全部自费复印。到温州看望亲友时，得悉温州图书馆有一些旧杂志，堆放在一角尚未整理，他就耐心慢慢翻找，居然找到40年代刊载在《黄钟》杂志上的一篇父亲的剧作，他如获至宝，十分高兴。

文集出版得到骆寒超老师的促进和帮助，并邀请田本相先生为之作序，骆寒超、骆蔓父女也对文集收录的30年代戏剧作品作了细致的评论，特此深表感谢。在此并感谢浙江大学应启慎、邵永真、应惠兰教授为文集出版特地撰写的纪念家父的文章。

文集还收录了以往公开发表和内部刊出的有关评论和纪念文章，以反映家父在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。所有这部分内容，涉及的事件、时间和地点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出入，无法核实其原稿，也无法和作者一一取得联系，只能保留原样。

值此父亲百年诞辰和《陈楚淮文集》出版之际，谨写此文以作纪念。

秉钺 秉章 秉鑫

2007.12

# 读《陈楚淮文集》感言

田本相

## —

寒超同志将《陈楚淮文集》交给我，希望我为之写序，这是不敢当的。面对前辈的剧作，只有认真学习，写下我的心得和体会。

对于陈楚淮先生，我仰慕已久。还在20世纪60年代，正是枯坐书房，攻读研究生时期，一次在图书馆随意乱翻，偶然发现了楚淮先生的《骷髅的迷恋者》，一口气读下来，尽管还不能完全体会，却觉得它异常奇异，给我留下难忘的艺术印象。崭新的取材及其崭新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手法，一改五四以来问题剧、人生剧的面貌，独放异彩。80年代，我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国话剧也有现代派的看法，同曾经读过《骷髅的迷恋者》颇有关联，在《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话剧之影响》一文中，就把它作为一个例证。那时，我对陈楚淮先生以及他的其他剧作所知甚少，但却让我对这位中国话剧创作的前卫探索者，有着深深的敬佩。

## —

陈楚淮先生的剧作，在《中国现代戏剧史稿》中得到最初的评价，认为它是“三十年代剧坛崭露头角的青年剧作家”，对《金丝笼》、《骷髅的迷恋者》、《韦菲君》等作了简要的评析。而这部戏剧《汇集》则在家人的细心搜集中，将其毕生剧作尽收其中了。并收入邬冬文的《愿以血泪写心声——记剧作家陈楚淮教授》、李淳的《陈楚淮：如椽大笔今离去》等，对于先生的生平创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，使我们得知，先生是闻一多的得意弟子，并且亲自指导他走上戏剧创作

的道路。

从1928年4月在《新月》上发表三幕剧《金丝笼》开始,到1943年1月发表在《战时中学生》上的通俗短剧《黑旋风》为止,在大约十五年之间,总计发表剧作十二部:其中独幕剧七部,《药》(1928)、《桐子落》(1929)、《浦口之悲剧》(1930)、《骷髅的迷恋者》(1930)、《有刺的玫瑰花》(1934)、《铁罗汉》(1939)、《周天节》(1939);多幕剧三部:《金丝笼》(1928)、《韦菲君》(1929)、《血泪地狱》(1939);短剧一部:《黑旋风》(1943);《幸福的栏杆》(1930年,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,第一卷第七期)

楚淮先生的剧作,大体分为两个阶段,其前一阶段的《金丝笼》、《药》和《桐子落》等剧,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反封建精神,呼唤人的尊严和价值,反对对于人的“一切被压迫的束缚”;而从《有刺的玫瑰花》开始,其题材不但直接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,更激扬着爱国主义的精神,象一切抗战剧作一样,成为弘扬民族正义的战斗号角。

过去,我们常常把《新月》看成资产阶级文人的刊物,将其符号化为右翼的标志;但是,楚淮先生的前一段的剧作,大都发表在《新月》上。我以为楚淮先生的剧作,展现着他作为一个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文化战士的风采,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派戏剧探索的先驱。

### 三

楚淮先生的处女作三幕剧《金丝笼》,即表现出他的戏剧才华。在大量的只见“问题”,不见“戏”的问题剧创作浪潮中,此剧脱颖而出。其特点在于把鲜明的倾向性同情节的生动性结合起来,它追求写出一个生动的故事,摆脱那种把戏剧作为单纯传播“思想”的工具的写法。

《金》剧,写一个出身于官僚家庭的大学生杨茹心,一反作为省政府委员的父亲的意志,不但参加进步的少年同志社的活动,而且同情共产党。

## 读《陈楚淮文集》感言

剧中人茹心同浣芬，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却在浣芬母亲的封建迷信思想支配下，认为他俩“犯阴爻”，硬是把他们拆散了，把浣芬强嫁给一个军阀的儿子。而茹心的父亲则不问儿子是否赞成，私下为其订婚，对象是一个官僚的女儿。

茹心同浣芬痛苦分手之后，爱上了在他看来酷似浣芬的侍婢小苹。可是，茹心之父却把小苹送给周委员做小老婆。小苹向茹心求救，茹心大胆地表示对小苹的爱恋之情；可是小苹却以为俩人地位悬殊，不能结合，而终于被迫到了周家。茹心，不顾一切，将小苹救出，并同她携手“向光亮的地方去了”！

作者把争取恋爱的自由同争取社会进步的追求结合起来，在 20 年代后期的剧坛上仍然是具有其新的特色的。在这部剧作中，作者已经格外注意戏剧情境的创造和对于人物感情的展示。《金丝笼》的剧名更有着作者对于象征性的艺术追求，可以说，《金丝笼》标志现代戏剧开创期在艺术上的可喜的进展。正因此，他才得到闻一多先生的器重和关怀，由此而成为《新月》戏剧主要撰稿人。

### 四

楚淮先生，正如 30 年代的进步剧作家一样，把他们的关注投向贫苦的百姓。

《药》，写了“在工厂里生，工厂里死的”一个家庭。郑大嫂的儿子阿贝被财主少爷打得吐血，卧床不起，但却无钱买药医治。何大嫂劝她将她女儿阿香卖给阔人家当丫头，以救治阿贝，但是郑大嫂不愿意把女儿往火坑里送。郑大嫂正在埋怨自己丈夫不争气，丈夫却被警察抓走了，郑大嫂听到之后，立即昏死过去。此剧，从一个侧面对贫苦百姓的苦难生活作了深情的展示。

如果说，《药》还停留在苦难的展示上；而《桐子落》，作者怀着凄惋的心境，写出了对于一个贫苦的山村农妇命运的深情缱绻的悲歌。

此剧再一次展现了作者善于营造戏剧氛围的才能，他把一个悲凉的雨夜，伴随着那犹如桐子落的凄凉的雨声，来展现一个农妇的

悲凉的命运，写得情景交融。特别是农妇带着她那不得实现的可怜的希冀死去的情境，让人久久难忘。

《浦口之悲剧》，也展示着作者善于捕捉戏剧性的创作才能。爷爷和母亲听说自己两个在外边当兵的孙子、儿子就要回来，真是望眼欲穿啊！孙女阿英急着去找两个哥哥，她却遭到一个大兵的追逐，急忙跑回来躲到二哥阿明身后，追赶上来的士兵，扑向阿英。阿明出面阻拦，遂起冲突，于是相互开枪，两个人都惨死于血泊之中。母亲赶来，发现正是自己企盼归来的两个儿子。正是在这巧合之中控诉了军阀的混战，以及战争对于百姓的戕害。

值得重视的是写于 1929 年的《韦菲君》，楚淮先生以锐敏的眼光，投射到韦菲君这样的知识女性。她本是一个十分纯洁而心地善良的乡村女教师，但是在她因家中负债累累，又在人们的再三诱惑下，跑到上海去作电影明星。在十里洋场、纸醉金迷的生活中，她一步一步跌入堕落的深渊，不能自拔，而导演陈梦彪则是将其带入深渊的祸首。当她终于醒悟时，她沉痛地说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”，最后，她在良心的逼迫下用枪打死将她置于苦海的陈梦彪。可以说，韦菲君是曹禺《日出》中陈白露形象的先导人物。此剧最早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真实展现了当时女演员的悲剧遭遇，透露着作者现代性的批判眼光。

## 五

在本质上，楚淮先生是一个具有现代感的剧作家。他对于 30 年代正在崛起的现代都市生活，有着一种深恶痛绝的直感，如《韦菲君》。

《骷髅的迷恋者》则上升为现代性的诗意境界。此剧一别楚淮先生昔日的现实主义创作风貌，而是以象征主义的手法，神秘的色彩，刻画出人生的孤独寂寞，写出现实世界的残酷。一切是象征的，神秘的；一切又是现实的，并具有诗意的。

一个临近死亡的老诗人，他所守着的，是一个不得与其沟通的仆人，面对的是一个“骷髅”，实际上面对的是他寂寞而孤独的人生，

一个“残酷的世界”。剧情(或剧中人物)充满着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精神恐惧。

在一个凄凉的冬夜里,对于老诗人来说,“随便什么东西都很阴森,那对红灯好象荒山上的鬼火,不是红的光,简直是绿的光”。在这孤独的屋中,一个孤独的老人,他格外的寂寞了。他盼着有人来陪伴着,盼着他花钱请的、与之作伴的金小姐,他苦苦地等啊,等啊,没有来;他盼着月亮出来,月亮也没有出来,只听阴风沙沙,只见鬼影重重,是更深度的孤独悲哀,是更诡异的感觉和更残酷的寂寞。他所盼的一个也没有来到,可是死神却如期而至。他自己都惊叹道:这是“让一个诗人寂寞地死去?残酷的世界!”

我们所看重的,就是楚淮先生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现代性的残酷感受,他把这种残酷上升为美学的境界;此后,我们在曹禺先生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和《原野》中,也看到他对这种现代残酷的审美提炼。我以为,楚淮先生在中国现代派戏剧的探索上起到了先锋的作用。

## 六

由于全民抗战运动的兴起,使得楚淮先生将自己的戏剧创作全力投入火热的抗战运动之中。

楚淮先生抗战题材的剧作有着他独到的思想特色,第一,先生在剧作中重民族的大义、国家大义的开掘和高扬;第二是重民族气节的热情歌颂。

写于1934年的《有刺的玫瑰花》,就是一部弘扬民族大义的剧作。大学生陈家驹与同学约好,一起到东北参加抗战。不料,陈家驹却沉迷于新婚的欢乐之中,把先前的约言置之脑后。他的行为,颇令同学气愤,但却以为这是他的妻子王香玫迷住了他。于是他们一致要声讨女人,“打倒狐狸精!”出乎他们意外的是,王香玫却深明民族大义,坚决支持丈夫陈家驹奔赴东北杀敌,并声称,如果陈家驹不去抗敌她则与之决裂。她向大家表示:“爱国超过爱情!”于此,刻画出一个靓丽的爱国女子形象。

《铁罗汉》则歌颂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的民族气节。一个当年

曾和一位日军司令织田辰雄是老同学的老铁，不但成为刺杀织田的刺客，而且成为织田的“阶下囚”。织田采取种种手段，威逼利诱，妄想老铁屈服。先是将当年另一个老同学，现在是织田司令部的顾问的王伯达叫来说服老铁，但却遭到老铁的无情的讽刺；继之，织田又将老铁的父亲和弟弟带来，而老铁则教育弟弟，告诫父亲，牢牢记住为国而死是光荣的。再次，织田杀死老铁的父亲和弟弟之后，又把他的妻子喊来，老铁则又教育妻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，妻子遂毅然自尽。老铁，一身正气，一身硬骨，宁可家败人亡，决不屈服，于此唱出一首坚守中华民族气节的赞歌。

《周天节》也塑造了一个坚持民族气节，不为敌人名利所诱惑，坚决不给日本做事的乡绅周天节的形象。

这些剧作在抗战中都演出过，鼓舞了教育了广大的观众。

## 七

在即将迎来中国话剧百年之际，《陈楚淮文集》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。它让我们永远记住，这些话剧界前辈，是怎样艰苦卓绝地开创中国话剧的，又是怎样开辟中国话剧的发展道路的。

话剧，在中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娱乐的工具，这是历史，也是传统，更是中国话剧的基因，是不可忘记的，不可丢掉的，也是丢不掉的！

2005年国庆假期中  
于京东罗马嘉园

田本相：1932年生于天津，1961年南开大学毕业，1964年南开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，先后任职于北京广播语言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、中国艺术研究院；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，华文戏剧节委员会主席；出版有《曹禺剧作论》、《郭沫若史剧论》、《中国话剧研究概述》等专著。

# 论陈楚淮“新月”时期的话剧创作 及其美学价值

骆 蔓 骆寒超

陈楚淮在今人印象中是浙江大学外语系一位已故的名教授。的确，他在英语、俄语教学领域耕耘几十年，培养了不少人才，为浙大作出的贡献不小。不过，他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话剧文学作家，这一方面却鲜为人知。他这一方面的成就，足以成为一所名校文化形象的标志，在我们看来，尤其值得珍视。

这位剧作家的实际创作时间不长，集中于两个阶段。前一阶段是1928—1930年代之间，他求学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那几年，那时他20岁刚出头，受新月派的几位作家——他的老师闻一多、徐志摩、梁实秋指引，投入话剧创作，并接连在《新月》杂志上发表，可称“新月”时期。后一阶段是1934—1939年代之间，他因受日本侵略中国那场战争影响，流落在东南沿海那几年。那时他受抗日爱国激情鼓舞，重新执笔写出了《血泪地狱》等爱国剧，可称抗战时期。本文专论他在“新月”时期的话剧创作。

---

陈楚淮“新月”时期的话剧值得作专门研究，不仅仅因为美学价值颇高，还在于它们使陈楚淮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——新月派在戏剧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人物。

新月派的主要活动时间在1920年代中后期和1930年代最初的一两年，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成长期。该派成员大多留学欧美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，包括胡适、闻一多、徐志摩、丁西林、余上沅、梁实秋、孙大雨、陈西滢、凌淑华、叶公超等。这些高级